

殷代骨器中的龍形圖案之分析

陳 仲 玉

甲、引言

戊、器官的分析

乙、刻龍的骨器

己、龍紋的構成

丙、龍的記載與形象

庚、結語

丁、龍紋的分類

甲、引 言

殷代骨器的收藏可能與甲骨文的發現有着連帶的關係。甲骨文的發現之前，收藏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青銅器與石玉器上面；因此，古器物學發展的初期只是所謂的「金石學」而已。其時收藏家蒐集古物，欣賞的目的大於研究的作用；如呂大臨在考古圖的序說中所立的三大目標「探制作之原始，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者，祇是少數學者的理想。所以，器物要够得上古董家收藏的標準者，要盡求其外形的美好與完整。殷代的骨器雕刻，因為質料易於腐朽，出土的時候易被傷損，要保持其完整頗不容易，這個先決條件已失，所以就不被重視了。甲骨文的發現，不只是使甲骨這種寶貴的材料不再變為中藥舖中的「龍骨粉」；而且，因為要蒐集甲骨，才漸漸使收藏家與古器物學家們推廣注意力到骨器的雕刻。尤其是現代考古學的風氣開了以後，中外的考古學家和古器物學家們才注意到殷代骨器的歷史及藝術的價值。報導於書者，如羅振玉殷虛古器物圖錄（註一），黃濬鄭中片羽（註二），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註三），懷履光中國古代骨文化（註四），喜龍仁中國古代藝術史（註五）等書。其中祇

註一：羅振玉，殷虛古器物圖錄，丙辰年本。

註二：黃濬，鄭中片羽初集，記十六件骨牙雕刻，北平尊古齋，1935年。

鄭中片羽二集，記五十一件骨牙雕刻，北平尊古齋，1937年。

註三：見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雕牙骨器」章，日本京都，1940年。

註四：White, W. C.: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Toronto, 1945.

註五：Sirén, Osvald: Histoire des arts ancien de la Chine, Paris, 1929.

有懷履光的中國古代骨文化是專書報導，其他各書都是書中的一部份著錄。所著錄的骨器，數量不很多，何況其中仍有些不無疑問的標本。至於專述殷代骨器上文飾的著作，就更少見了。

本所殷虛的發掘，出土有雕刻花紋的骨器非常豐富。就以侯家莊已經發表的幾座大墓的報告來說，都有大量骨器出土的記錄(註六)；其中尤以第1001號大墓的骨器佔了總數中很大的比例，數量在千件以上；刻「龍」的骨牙器約在二百五十件左右。如專就文飾方面來說，第1001號大墓出土的骨器頗具有代表性；因而，這也是本文所敘述及研究的主要資料。

「龍」形圖案在殷商裝飾藝術中，應用的非常普遍。我選擇了這組骨器上的材料是因為這組資料較為集中，討論的範圍也易於界劃；顯然地，比起從銅器上去作類似的研究，較易着手。然而，我的目的仍然是想探討所有有關殷商龍形圖案的問題。談到「龍」，似乎牽涉的問題很多；其中最易引起疑問的，就是這一神物確否是曾經存在的一種動物？上古的經傳就把牠說得活靈活現。因此，本文對這問題也作了一些討論。不過這只是附帶的支題；龍形圖案的分析是本文的主題。我所採用的分析方法是形態學為主：包招①這一動物花紋所表現的形態的分類，②以各器官為單位；求其變化的類型，③由器官與器官的配合，以觀察全部龍紋的構成。希望這個工作對於探討上古時代所傳說的「龍」的真相之研究有點助益。

乙、刻龍的骨器

本文所謂骨器是廣義的，除了獸骨的製品之外，還有象牙製品。因重點在於龍形圖案的敘述，所以就我所見的骨、牙器中與龍形有關的花紋都在敘述之列。

這些骨、牙器的器形，初看是很複雜的；最常見到龍形花紋的器皿，為骨柶和骨觚。其他如象牙皿、骨鬯形器、骨笄、鞍尾形骨器，和某些骨佩件上也可見到這類花紋，但數量很少。以下先就骨柶與骨觚做一簡單的介紹：

骨柶：是古禮器的一種，禮經中的士冠禮士昏禮聘禮禮士喪禮既夕禮都有用柶的記

註六：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已發表的有第1001號大墓，1962年；第1002號大墓，1965年；第1003號大墓，1967年；第1217號大墓，196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錄。它最重要的功用是「扱醴」；就是在祭禮中扱一種有糟的酒。專就這形器物的用途來說，除了扱醴的醴柶之外，還有銅柶和楔齒柶等的分別(註七)。禮經所記載的柶，用的質料有角質與木質的不同；但殷虛出土的柶都是用動物的肋骨或腿骨製造的。禮經所記的柶，形制分葉與枋二部份；案鄭玄注：「葉、柶大端，古文葉爲槁。」又：「枋，今文枋爲柄」。殷虛出土的骨柶，形制與鄭注所記者大致相同：有中腰略狹，柄與葉略寬的，有柄端略狹至葉端漸寬的；葉的首端多作弧形，有如近代用的鞋拔；柄端多是扁平的方角形。侯家莊出土的柶，按形制可分五類，本文不多贅述(註八)。帶有裝飾的骨柶，花紋都在柄端至中腰的一段，而且兩面均有。葉端都是素淨無文的。花紋多用雕刻法表現，可分為三段：①首段：柄的全部，花紋最是複雜多變；除了龍紋外，還有蛇紋、虎紋、虎逐牛、回頭鹿、饕餮面、鳥紋、鳥蟲魚葵等。②中腰：限於中腰的一長橫條，中間多雕一簡化的龍紋。③腰下：指葉端近中腰文飾的一小部份，花紋多為三角形的幾何紋；三角形中有帶蟬紋的，但未見有雕刻龍紋者。

骨觚：即骨製的觚形器。這種器物在侯家莊 1001 號大墓出土的有七十餘件；(註九)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一書中也載有幾件。梅原末治所錄的資料經思永先生的研究，他認為其中有與第1001號大墓出土物可以接合的。這些骨觚的質料，大半是大獸腿骨的中段。器物的形制為：口緣作近似三角形的長圓筒，上大下小；外表面滿雕花紋，裡面塗滿硃砂紅「漆」；底襯底板，紅「漆」可能有防漏的作用；器旁可能具有鑿；為一種酒器，似乎沒有疑問的。雕花骨觚的形制有大、小兩種；器形却無變化。這種骨製的酒器，外表的刻文，幾乎都是以龍形圖案為主體。偶有用饕餮紋的，也多是「龍化的饕餮」(註十)。

丙、龍的記載與形象

龍究竟代表一種什麼動物，到現在還無法知道。據地質學家在歐亞各地發見的一

註七：見凌純聲 七鬯與禮柶考，載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期，1961年。

註八：見第1001號大墓，上冊正文279頁。

註九：見第1001號大墓，上冊正文266頁。

註十：龍化饕餮 (Dragonized t'aotie)，見高本漢 (Karlgren, B.):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 BMFEA., No. 9. 1937. Stockholm.

種古生物化石，名叫「恐龍」(Dinosauria)；依據化石，及生物進化所推演出的形象與我國傳說的龍相差甚遠，而且是一億五千萬年至七千萬年前的東西；所以此類古代的爬蟲動物，與人類圖畫文字中的龍是無關的。但，近代的中外學者，很多都把「龍」類別在爬蟲類動物中加以研究。如我國古生物學家楊鍾健先生說：「依吾人目下之知識來批判，所謂龍者，代表種屬鑑定不確之若干爬行動物；蛇與鱷魚或為近似」；又說：「古生物學之所謂龍，係由西文 Sauria 而來，故凡語尾有 Sauria 者，都稱之曰龍，……龍在實際意義上，只表示其為一種爬行動物」(註十一)。地質學家章鴻釗也曾說過：「中國載籍，或以龍蛇並稱，或與鼉鼉同列，……則識者固知龍為爬行動物之屬」(註十二)。外國學者，如 Hodous 認為：「龍是一種神話的東西，有時也像鱷魚」(註十三)。Smith 則把蛇、魚、鱷魚……等等動物都看作是水力創造生命和毀滅生命的象徵，而一些怪物或龍又是這些生物的代表(註十四)。綜合他們的意見，龍便是一種類似蛇或鱷魚的爬行動物了。其實，龍(Dragon)這一名詞，並沒有動物學上的意義，也難於在動物學上求其真象。

雖然龍的實體是那麼的虛無飄渺，龍的傳說却在世界各地，很早就散佈着。全世界的人們，似乎都有些相信龍的存在和龍的故事；但學者們却都認為是些難稽的神話。英國人傳說的龍，口吐火焰，身如巨大的四脚蛇，全身披滿鱗甲，帶着倒鬚鈎的尾，背有二個蝙蝠型的翼(註十五)；有如我國相傳的應龍，但口中吐出的不是火焰，而是明珠。希臘的龍，原是指巨大的蟒蛇，和神話中的怪獸(註十六)。此外，巴比倫(註十七)、馬亞(註十八)、埃及(註十九)都有龍。中東的幾個古國，如迦爾底、亞述、腓尼

註十一：楊鍾健，龍，文史雜誌第五卷第三、四期，頁3。

註十二：章鴻釗，三靈解：龍解，頁1a，北平，1919年。

註十三：Hodous, L.: The Dragon, P. 29.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LVIII. London.

註十四：Smith, G. E.: The Evolution of the Dragon, P. ix. London, 1919.

註十五：參閱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Dragon" 條。

註十六：Homer: The Iliad.

註十七：Gurney, O. R.: The Hittites, P.181, London, 1954.

註十八：Spinden, H. J.: Maya Art and Civilization. pp. 53-57 Colorado, 1957.

註十九：Muller, W. M.: Egyptian, Mythology of All Races, pp. 104-108, Vol. XII. Boston, 1918.

基他們都把鱗和龍，當作罪惡的象徵看，這點與我國認龍為吉祥之端及帝王之象，是恰得相反的。

我國古籍記載龍的很多，如：

易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

「雲從龍，風從虎。」

「初九日潛龍。」

大戴禮記曾子天圓：「鱗蟲之精者曰龍。」

大戴禮記易本命：「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

韓非子說難：「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管子水地篇：「龍生於水，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化為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

上面的幾條，是我國比較早的關於龍的記載。所以許氏說文：

「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从肉飛之形，童省聲。」

到了漢以後，傳說更是紛多；直到明、清還不斷地有龍出現的傳說，而且是越說越神，如獨異志「畫龍點睛」的故事：

「梁，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眾以為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註二十）。

此類傳說不勝枚舉，但據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文：

「……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

註二十：（唐）李冗獨異志，卷上，十三至十四頁，群海全書。

謂也。』對曰：『昔有饒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澠川，澠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由這段記載可以知道，龍可能是圖騰社會中的一種圖騰（註二十一），就是所謂族徽。這種圖騰的來源是來自神話中的神像。又據趙鐵寒先生說：「夏圖騰由蛇圖騰蛻化而來的。」又說：「龍，當是先民對於蛇的恐怖與崇拜觀念的混合構圖；『畫蛇添足』再戴以角便成龍了」（註二十二）。若然，則可知中國古代對龍的崇拜在殷代以前已有相當久的歷史了。

龍的形象，從各時代遺留下的文籍圖畫看來都略有不同，這是由於各時代的畫家們不同的手法造成的結果。古籍論畫龍的文字很多，就以我們現在所常見到晚期龍的圖畫形象來說，要以爾雅翼釋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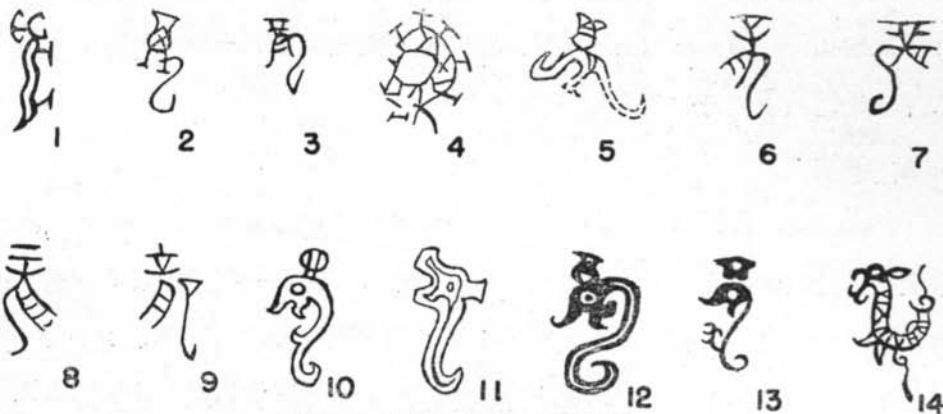
「世俗畫龍之狀，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物如博山，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

註二十一：案，所謂「圖騰」(Totem)，原義係指美洲聖勞倫斯和大湖區(St. Lawrence and the Great Lake) 印第安人的一種保護神，即土語所謂“Totam”，而實質上則是一些有生命和非生命（如鳥獸木石之類）的自然物類或現象。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經由人類學家尤其是弗瑞策(J. G. Frazer)和麥克雷南(J.F. McLennan)的調查研究，始了然所謂圖騰或保護神的信仰，實是一種雙關着社會組織與巫教信仰的習俗或社會現象(A for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Magico-religious practice)而通稱之為「圖騰制度」(Totemism)。這種制度雖不容易界說，但依弗瑞策的說法，其定義是：「一種圖騰就是一類物體——通常是動物，次為植物，再次則是非生物或人造品。原始民族認為這類物體具有超自然的靈性，且信其與該類物體間有親密而極特殊的關係。」（參閱 C. Wissle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thropology, Chapter XI, PP. 196-198.）

註二十二：見趙鐵寒，夏民族的圖騰演變，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

天……。」(註二十三)

這段論畫龍的說法最為完備。但，無論龍的形象傳至晚期是怎樣的複雜，這種圖騰最初的形象如何，我們還能在殷代的金文，陶文，與甲骨文中找到一些跡象。金文中如龍爵、龍尊、龍母尊、昶仲無龍鬲、昶仲無龍匕的龍字，都是象形文字，也是後來小篆的龍字所從出。它的形象與相傳的龍很相像，頭上突起為肉冠(角)，張口垂胡，卷身曲尾，或繪其爪或鱗紋其身，與圖畫無異。陶文龍字與金文相同(註二十四)。甲骨文中的龍字，除了一種與金文、陶文的龍字相同，而祇簡化了些筆劃的龍字之外，另外還有一種頭上無角，張牙，多足，鱗紋，曲身的龍字。這二種龍字的不同，正可以看出甲骨文中形體繁複嬗變的痕蹟(註二十五)；再以殷代銅器，石器與骨器上的龍紋看來，殷代文字中的龍字不過是龍形的簡化。器物上的龍紋，纔可能是殷人心目中的具體龍形。(挿圖一)



挿圖一：甲骨文、陶文、金文的龍字

- | | |
|---------------------------|-------------------------|
| 1. 鐵雲藏龜六二・三 | 2.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四八八九 |
| 3. 殷虛書契前編四・四五，二 | 4. 甲骨續存二二四一 |
| 5. 陶文龍字(小屯殷虛器物甲編陶器上轉拓本31) | 6. 龍母尊(金文編十一、十二) |
| 7. 昶仲無龍鬲(金文編十一、十二) | 8. 昶仲無龍匕(金文編十一、十二) |
| 9. 龍尊(金文編十一、十二) | 10. 龍爵(殷文存下、五) |
| 11. 龍尊(商周金文錄遺) | 12. 子鼻簋之鼎所从的龍字(金文編三、十二) |
| 13. 龔父辛尊之龔所从的龍(金文編三、十二) | 14. 龍鬲(嘯堂集古錄上，四十九) |

註二十三：(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八，釋「龍」。學津討原第四集，上海涵芬樓景印本。

註二十四：見李濟，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殷虛器物：陶器上輯，133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註二十五：金祥恆，釋龍，文載中國文字第三期，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古文字學研究室出版。

丁、龍紋的分類

圖騰化的龍，顯然由來已久，其原始可能只是一個部族的族徽；以後變成幾個部族的族徽（如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文中的豢龍氏與御龍氏）。由於時間長久的演變，子孫的繁衍，部族的分支，龍圖騰就由單型而變成了多型。圖騰的原意亦漸漸地忘記了，而演成藝術家與工匠的純裝飾圖案了。圖案化後，這種紋績漸趨於繁縟。瑞典考古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曾將銅器上的龍形文飾編成目錄，分為二百四十四種；這還不包括變型的龍紋在內（註二十六）。見於骨器上的龍紋，雖然現在還未作過統計，其數量也不在少數。我們要把如此變化繁多的紋績，作一有系統的分類是很困難的。

在作龍紋的分類之前，還先要討論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怎樣為龍紋作界限？龍紋是從蛇紋蛻化而來的，已如上述；所以古時常將蛇與龍混為一談。易經繫下傳：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又，論衡吉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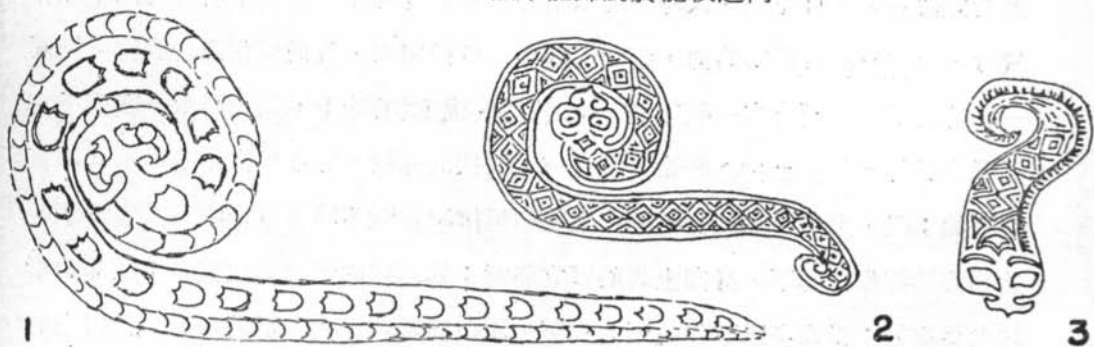
「洪水滔天，蛇龍為害，堯使禹治水，驅蛇龍，水治東流，蛇龍潛處。」

因為本文是討論龍形的圖案，如何確定蛇與龍的分別，却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案山海經海內經說朱卷之國，有神，人首蛇身；又說到人面蛇身者凡四見（註二十七）。海內東經說，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面；西山經說，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南次三經與中次十經的諸神，均龍身而人面。由是可知，至少在山海經的寫作時代，人們所傳說的蛇與龍的形狀是有分別的。依殷代器物上龍形圖案應用的普遍情形看來，這種觀念在殷代諒必已經形成。可是，山海經並沒有把區別作個清楚的說明。其次要說到人首與人面的分別。人首當是指該神的頭部與人的頭部相似。但是，人面是否只是指那神的面部與人的面部相似，而頭部的其他部份則就不一定相似了呢？

註二十六：Karlgren, B.: Notes on the Grammar of Early Bronze Dècor, BMFEA, No. 23, 1951, Stockholm.

註二十七：四見於山海經：①卷三，頁七，北山經。②卷三，頁十一，北次二經。③卷十一，頁五，海內西經：「饕餮者，蛇身人面」。④卷十二，頁二，海內北經：「貳負神……為物人面蛇身」。

是頭上有雙角，或是有其他的差異？這些問題，也是在山海經中得不到答案的。我們在殷代骨器上就發現有二個圖案：面部與人面較為相似，但頭上帶有雙角，長條身，身之兩旁各有一爪（圖版壹：3, 4）；與山海經中所說的人面蛇身（或龍身）的神像類似。這兩例的身紋有很明顯的不同：圖版壹：3 的例，身上菱形的鱗片，則均見於蛇與龍的圖案上；圖版壹：4 的例，身上飾圓渦紋，在蛇與龍之外的其他圖案中也見過。這些例中，何者為蛇身，何者為龍身，都很難推測；關是從身紋的圖案上，也難為蛇與龍作界劃。我想，這個問題仍然要在上述所舉的甲骨文、金文與陶文的「龍」字找尋線索。觀察那幾個龍字，可看到構成「龍」字的幾種要素：描寫頭與身的筆劃，似為各字所必備的；此外，角與爪是至少必有其一的條件，有只帶角的、只帶爪的，與角爪均有的，三種。由這個觀察可知，這些「龍」字的例子，與我們所見到的龍形圖案有相似的關係，因此可以把它推之於龍形圖案上。我認為角和爪的有無，當是構成龍紋的主要關鍵；僅有頭面與長條身的動物紋，顯然是蛇紋，當無疑問，（插圖二：蛇紋三例。）由蛇紋蛻化出，帶角的、帶爪的，以及角爪兼有的，均歸入龍紋之中。然而，形態仍然也是另一個重要考慮的條件。如上面提到的，類似人面的兩例，它們除了首與身之外，也帶有角和爪，依其形態的觀察，與古文字中的「龍」字，及相傳的龍的形象差異是太大了，顯然不能歸屬於龍紋之內。



插圖二：蛇紋三例。1. R 1756 大理石梟形立雕翼部文飾。2. R 1074 銅鳥尊翼部文飾。
3. NB 3069 骨撻文飾 (White: BCAC. PL. XVI)

現在，根據見得到的資料，就其結構與形態，分成五大類：

一、虺龍紋（註二十八）（圖版壹：1, 2, 5-7）。此類龍形圖案，頭部所表現的為向上的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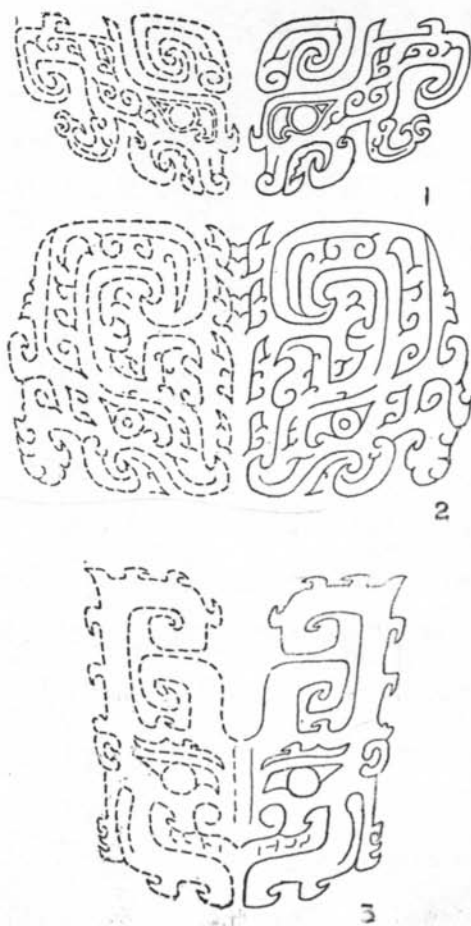
註二十八：虺為我國毒蛇之一種，有扁頭大眼的怪狀。「虺龍紋」一詞，採自海原末治的河南安陽遺寶中，即有蛇龍混合紋之意。

面；身作長條卷曲狀，實寫蛇身的狀態。此大類中，以面部的變化較為複雜；又可分成三型：①面部僅以方眼和蟲形觸鬚表現，與蛇紋面部的表現方法無異。圖版壹：1, 2 兩例，如無雙爪；圖版壹：8 的一例，如無雙角，就與插圖二：3 的蛇紋相同了；這種保有蛇形體態的龍紋，可以算是龍紋的原始型。②帶雙鈍角的動物面，加長條蛇形身，（圖版壹：5）。③面部的眼、唇等器官，以多種幾何圖形表示的圖案化面部，加長條身，（圖版壹：6, 7）。這種頭部圖案的變化，雖與原來描寫蛇面的原形相距甚遠，但就整個圖案看來仍不失其為龍之形態。

二、夔龍紋，（圖版貳：1-4）。古稱一足的龍為夔龍，但殷代骨器上的龍紋，除了第一類虺龍紋是向上的全面視景具有雙爪者外，其餘各類，都以側面的視景代表，只有一爪；如果稱單爪的龍紋為夔龍，所指的範圍就太廣了。而且從側面看，單爪多半代表的不只是一足。不過，通常所謂的「夔龍」是指一種側面視景的頭部，長條的蛇身，下帶單爪。安陽骨刻的龍紋，即有頭面向前（圖版貳：3, 4）；向後（圖版貳：2）；向下（圖版貳：1）的各種姿態。

三、豎龍紋（圖版貳：5-7；圖版叁：1-3）。濟之先生曾說：「神話動物有兩種不同性質的類別，一種為由不同動物的不同器官或肢體滙合在一起構成的，如侯家莊所見的立體石雕，有虎頭、人身、虎爪集於一身的動物像，神話中所傳的四不像、饕餮，及本草綱目所謂的龍，都屬於此類。概括起來，我們稱作複合動物。把同一動物的兩個側面合成一個正面，中間再加（或不加）若干不同的聯繫，我們稱它為聯合動物。」（註二十九）嚴格的說起來，殷代的龍紋，可以說大半是由不同器官複合的；但，尤以這類豎龍紋的圖案更顯得拚湊各種不同器官合成一體之能事。此類龍紋都作口向下，身向上卷的豎立姿態；其器官的形態變化甚多；頭部的形狀尤為複雜；長條身已不作蛇形的描摹，而以簡單線條代表填於身上。骨器上的龍化饕餮（即濟之先生所謂聯合動物之一種），即是由這類相同的龍紋，兩兩相對配合而成，（插圖三：3）。龍化饕餮也常見於殷代的銅器（插圖三：1）；石器（插圖三：2）上，在饕餮紋中，佔了很大的比例。

註二十九：李濟，殷商時代裝飾藝術研究之一：比較觚形器的花紋所引起的幾個問題，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胡故院長適之先生紀念論文集下冊。



插圖三：龍化饕餮三例。1. R 1102 銅鼎文飾。

2. R 1755 大理石對尾雙伏獸文飾。

3. R 4581 器形骨器文飾。

四、翼龍紋，（即應龍紋，古稱龍之有翼者曰應龍，圖版叁：4-9；圖版肆：1, 2a-5, 9）。此類龍紋除了頭、身、爪與第三類側面文飾相同之外，又在龍身之下，加一翅。龍翅有單翎管和多翎管的分別。

五、簡化龍紋（圖版肆：2b, 8-16）。此類龍紋是指第二、三、四這三類龍紋的某些器官作部份的簡化，因其簡化的程度不同，有着較大的寬度，有的祇簡化了牠的爪形或縮短了牠的軀體；整個龍形仍然保存着，有些仍是很生動的。有若干過份簡化的，只以線條代表的圖案，若不從演變的系統上追尋，就很難看出它是從龍紋衍變的（參見下文插圖八：3-7）。大多數的簡化龍紋已經不是器物上的主體文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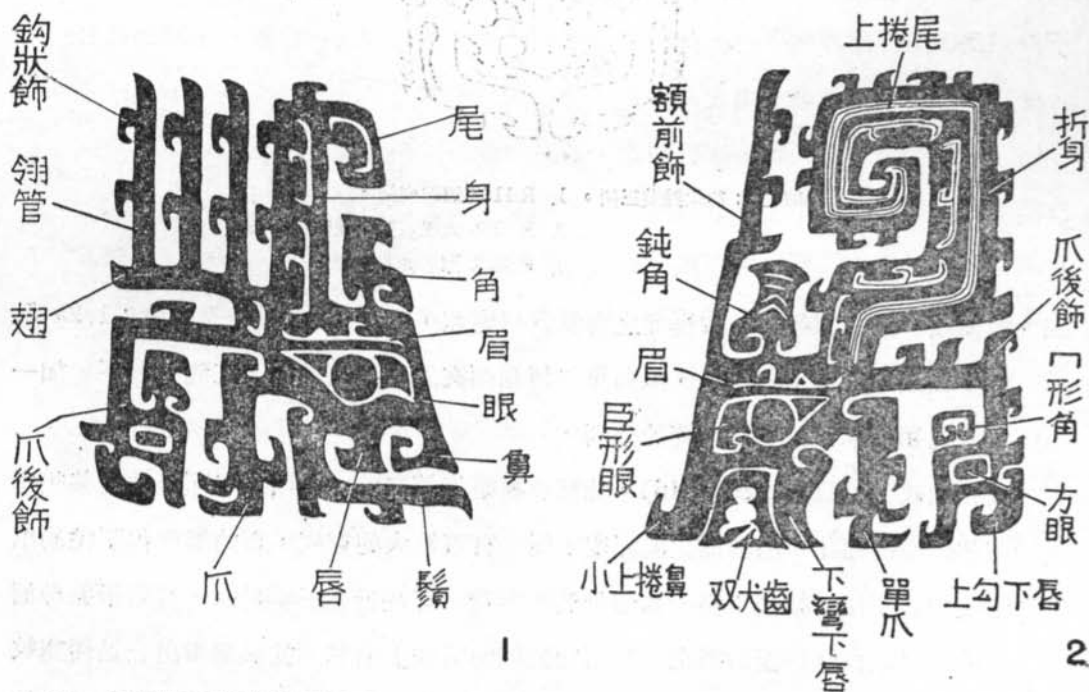
了。很多只佔次要的地位，有些是用作填充的裝飾。

戊、器官的分析

龍紋中的器官有額前飾、鼻紋、唇紋、齒紋、鬚紋、眼紋、眉紋、角紋、耳紋、身紋、翅紋、爪紋等十二種。這些器官大部份是從不同動物的同類器官依其形態而描摹的。有很多的摹仿又已變形；所以，每種器官又有若干變態，可以分成小的類型。茲將各種不同類型分述如下：

一、額前飾：象徵獸類額前的鬃毛，故以羽毛形的翎管作代表，有如翼龍身上的翅（將在下面翅紋內詳述，插圖四：2；圖版肆：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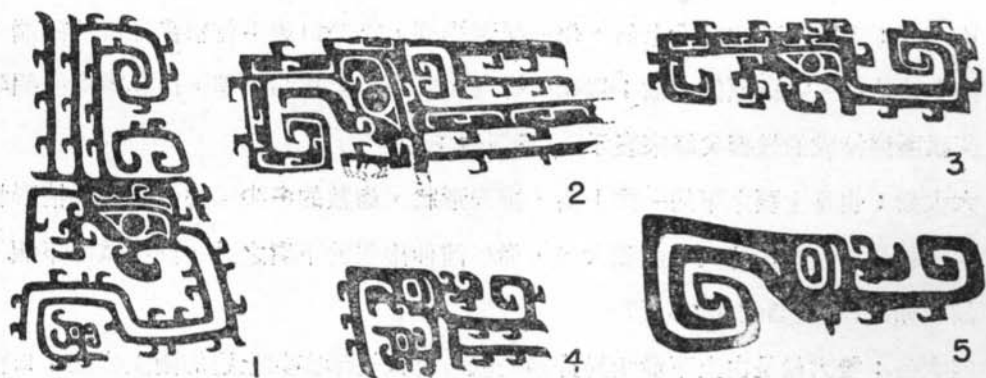
二、鼻紋：殷代龍形的鼻紋，最常見的為象鼻形的描摹。相傳張口垂胡的龍，張口的上下唇，自然是分開的，這種圖案上唇即與鼻紋合而為一。鼻是在頭部很顯著的位置；居面部的正中央，側面的視景在前方，豎龍的鼻是在下前方。所以鼻所佔的地位都是很顯著的。描摹象鼻的鼻紋，又因長度與形態的變化，加以非象鼻的描摹，共計可分七型：



插圖四：器官之位置及官器分析之一例。1. R 7590 骨捫花紋。2. R 7644 骨捫花紋。

1. 小上卷鼻：見於側面文，鼻短小作上卷狀，鼻端微尖，鼻在前喙上卷處與下唇及齒平，（圖版貳：1,3,4；插圖四：2）。
2. 小下卷鼻：側面文，鼻向下卷於口內，（圖版貳：6,7；插圖四：1）。
3. 大上卷鼻：鼻粗長，從口前伸出，向上後向內折卷，共五折，鼻端微尖，鼻中有填飾一道，鼻外緣有鈎狀飾，（插圖五：3）。
4. 大下卷鼻：鼻粗長，向前伸出，向下後又向內折卷，鼻端微尖，鼻中有填飾一串，鼻外緣有鈎狀飾，（圖版肆：1；插圖五：2）。另外有鼻端飾一小龍的，（圖版肆：3）；有鼻向下向內折，後又向上卷的，（插圖五：1）；有鼻內無填飾，鼻外緣無鈎狀飾的，（插圖五：5）。
5. 下垂鼻：鼻細長，從口前伸出，一折而向下垂，鼻下垂的一段有鈎狀飾三個，鼻端微尖向內，（插圖五：4）。
6. 平鼻：鼻粗短與口喙平長，不作上下卷，鼻端平或微圓，（圖版貳：2,5左,5右）。
7. 尖鼻：祇見於第一類虺龍紋中，整個面部已經幾何形的圖案化。鼻作尖錐形，鼻上或飾尖錐稜形一個（圖版壹：6,7）。

此外有一特例，在第一類虺龍紋中，面部是常見的殷代文飾中的蟲面（蟬紋面），前喙有左右尖鈎的鼻，又像是蟲類的觸鬚，（圖版壹：1,2,8），故未予列入。



插圖五：幾種鼻紋及下唇紋

1. R 7398 2. R 7599 3. R 7633 4. R 7591 5. R 7592

（以上五例均為骨柶花紋）

三、唇紋、口的位置總是在鼻的下方，本分上下兩唇，因上唇與鼻相合，已如上

述；故口部只有下唇。下唇配合鼻紋的長度，形成口部形態的變化；亦可分七型：

1. 大下勾下唇：因鼻紋爲大下卷鼻，下唇粗與鼻同而略短；唇從下頷斜上伸出，隨鼻向下向內折卷，共五轉；但第四轉不顯（挿圖五：5）。
2. 上勾下唇：唇短，從下頷上勾，唇端或尖或鈍稍微向口內，（圖版壹：5；圖版貳：2,3,5左）。
3. 下勾下唇：唇粗短，從口緣下勾，唇端向內微尖，（圖版貳：6；圖版叁：2）。
4. 長下勾下唇：因鼻紋爲大下卷鼻；下唇略長，從下頷斜上隨鼻紋伸出，至鼻紋下折處下勾，唇端尖銳成一鈎狀，（挿圖五：2）。
5. 下彎下唇：此唇紋多見於口內飾雙犬齒（在齒紋內細述）者，因口喙大張，鼻作上卷，下唇祇到口前，不作上下勾；惟微向下彎，唇尖向下，（圖版貳：1,4,5右）。
6. 尖下唇：鼻爲大下卷鼻，下唇細長作尖錐狀，斜上伸出，（圖版肆：3）。
7. 三角下唇：祇見於第一類虺龍紋中，鼻紋作尖錐狀，下唇爲兩三角形飾於鼻之左右與鼻成三尖峯狀，唇端也作尖錐形，唇內也有稜形填飾各一，鼻與下唇間有雙犬齒，（圖版壹：6,7）。

四、齒紋：鼻與下唇之間的口部，中間常有齒，因張口的大小，以及鼻與下唇的形狀不同，就有不同的齒形裝飾。齒形大概是描摹獸齒的側面視景，又可分爲三型。

1. 單犬齒：上顎之下的一排上齒，作一弧形排列，盡於口後；首顆齒在口的前端，微大於他齒，如獸類的犬齒；以後的排齒，數量一至三顆不等，由連續的幾個半圓弧所連接成的幾個尖峰來表示，（圖版壹：5）。
2. 大犬齒：也是上顎之下的一排上齒，排列形狀，齒數的多少，都與單犬齒情形相同，祇是首顆犬齒特大。此顆犬齒，從口前伸出包於下唇之外，齒尖微向下頷，齒狀如鎌刀，（圖版貳：3,7）。
3. 雙犬齒：雙犬齒是由上下齒相對排列而成，排列情形亦如上述的兩型齒紋；口前的兩齒作相錯狀，上犬齒尖向內，下犬齒尖向外，（挿圖四：2；圖版貳：1,4,5右）。

五、鬚紋：附於下頷之毛髮狀文飾，意爲龍之鬚。這一附飾却並不是每一龍紋均

有的。鬚紋有單條的雙條的二型。

1. 單鬚：鬚從下頷向前伸出，斜上於口前，鬚端微尖向外，鬚的外緣有鈎狀飾二，（圖版貳：6；挿圖四：1）。
2. 雙條的複鬚：鬚有二條，一大一小；大鬚粗長，從下頷伸出至鼻前再向下折卷，鬚內有填飾一串；小鬚細小，鬚內無填飾，位在大鬚之下，鬚外緣有鈎狀飾一，（圖版叁：2）。

六、眼紋：眼是龍全部精神所寄託的器官，位在面部中間；側面看亦居面部的正中段。設計人因為要強調其眼球晶瑩的光澤，和發出的威力，眼紋在整個頭部常佔很大的面積。除了少數已經圖案化的眼紋之外，大部份的眼紋是用很寫實的手法來表現的。下分三型。

1. 臣形眼：即橫排臣形眼圖案。案濟之先生說：「臣形眼較早圖案顯然是橫排的，其原始似由描寫蒙古種人眼形之蒙古褶而來。」（註三十）所以臣形眼是一種非常寫實的描摹，眼之正中為眼球；眼球之後為一凹邊三角形之外眼白，最銳之一角撇向上，構成眼眶外角；眼球前（靠鼻樑之一邊）一段之眼眶，內眼白或作不規則的四邊形（挿圖四：1）；或內眼白自中段下折，下角帶鈎（挿圖四：2）。
2. 方眼：祇有眼球而無眼眶，眼球作近似長方形的橢圓形，構造簡單，但仍具眼之精神威力，（圖版壹：1, 2, 8）。
3. 菱形眼：此類眼紋僅見於圖案化的虺龍紋。眼作菱形，（圖版壹：6），或眼內又套一類似之菱形，（圖版壹：7）。此紋已極圖案化，且在同龍紋的面部，有二菱形填飾。如果不以其在眼的位置上斷定，就不能說它是眼的形象；在所見的殷代刻在骨器的龍紋中，祇見此二例（註三十一），所以僅能以特例視之。

七、眉紋：眼的上面多飾有眉紋；也有無此文飾的。形態作「一」字，可分二型。

1. 帶鈎眉：「一」字的前端（近鼻的一端）微向下彎，另一端微向上翹，眉上邊射出鈎狀飾，（挿圖四：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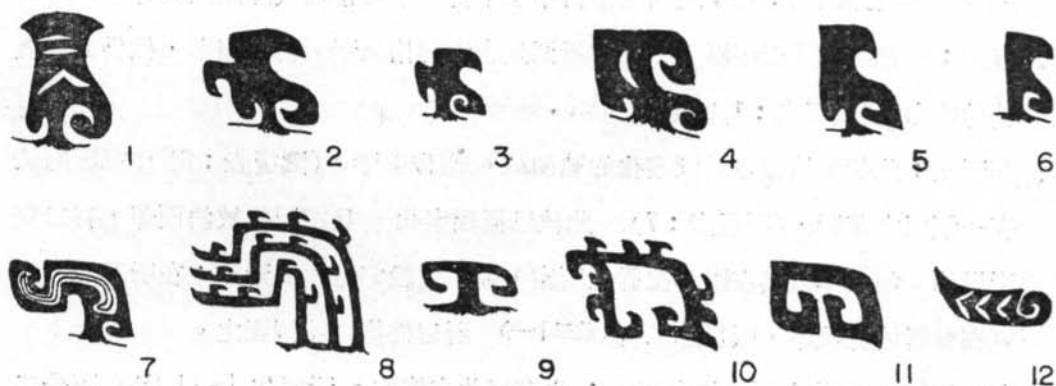
註三十：見李濟，筭形八類及其文飾之演變，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冊。

註三十一：第1001號大墓出土物，骨柙 R7647 及 R7648 二件。

2. 彎尾眉：「一」字微向下彎成弧線；後端有一小段向下彎轉如鉤，（圖版壹：8）。

八、角紋：就文飾來說，龍與蛇的主要分別在角紋與爪紋上；無爪之龍常見於殷代骨器的龍紋中；無角之龍就不多見。角比爪在龍上顯然要重要。角紋的位置在眼眉之上，位置很顯著。正面看，角分左右，對稱地立於頭上；側面看，只表現其一角；角的形態有七種：

1. 鈍角：即瓶形角，角頂禿鈍微凸，角頂之下左右內凹成細腰狀，近角根處又外凸而內卷，全形如花瓶。思永先生因其角頂之禿鈍故名鈍角（註三十二）。此角似為龍所特具，不是描摹自他種獸類，（插圖六：1）。
2. 鈎角：此角為鈍角的變形，僅表現於側面視景；細腰向鼻紋的一邊凹入頗深，角頂縮成一尖向前，作鈎狀；角頂後緣直轉而下，於中段射出一鈎狀飾，（插圖六：2, 3）；或無鈎紋，（插圖六：4-6）；或僅有角頂一鈎，角身平直，（圖版貳：2）。
3. S紋角：角從上半段傾斜而向後彎；彎曲部份作橫躺S形，（插圖六：7）。
4. 流紋角：形態類似S紋，角端不向上卷，（插圖六：8）。



插圖六：角紋之各例

- | | | | | |
|-----------|-------------------------|----------|-----------|--------------|
| 1. R7633 | 2. R7587 | 3. R7584 | 4. R7630 | 5. R7590 |
| 6. R7669 | 7. R7592 | 8. R7591 | 9. NB6310 | 10. 遺書圖版七六：五 |
| 11. R7596 | 12. R7618 (以上均為骨柶與骨觚花紋) | | | |

註三十二：本文內所用的器官名稱，多採自第1001號大彙中的表八十。

5. 𠃑形角：角如橫躺C字形，兩端對相內卷，可能從綿羊角的描摹而來，（插圖六：11）。複雜的𠃑形角，外緣有鈎狀飾，（插圖六：10）。

6. T形角：角如T形，但上橫的兩端均向下垂，並向內彎，（插圖六：9）。

7. 水牛角：為寫實的水牛角描摹，橫行，彎度不大，角根之一端圓轉；角尖微向上翹；角身飾「人」字紋三道，表現綫紋，（插圖六：12）。

九、耳紋：耳位於眼紋之旁，多見於第一類虺龍紋中，側面視景的龍紋多已簡化。按其形狀可分三型。

1. 葉形耳：像葉形；上尖下圓，外形近三角形，（圖版壹：8）。

2. C形耳：耳作「C」形，緊靠眼旁，（插圖三：3）。

3. E形耳：耳作「E」字形，（圖版壹：5）。




十、長條身的文飾：身上的花紋應該是龍形圖案中佔很重要的地位；不過也並不盡然。一般地說，龍的形態大半以長條的身軀表現。但在圖案的變化中，長條的軀幹卻可以隨便地伸縮；故身紋的變化仍是很複雜的。茲就其構造，及身的本身構造，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蛇形身與素身，以及有裝飾的身三種。

第一、第二兩類，都是具有蛇形身的龍紋；表現它們的圖案，也有很多的變化。最簡單的是在身中間隨着身的形態，以一至三寬條平行線表現它們的軀幹（圖版貳：2, 3）。其次是在各身背上刻劃綫紋一串，尾端刻劃若干平行線條的裝飾，（圖版壹：8）；有的在身體的兩緣加鱗片形飾紋，（圖版壹：5, 7）；或腹下加鱗片，身背上加稜脊，（圖版貳：1）。此外，圓渦紋用作軀幹的填飾，紋作圓形，外圈內有鈎狀紋三至四個，鈎尖內轉同向，作渦旋狀，圓心中或填一小圈。軀幹上的圓渦紋，自頭後至尾端排成一串；每兩圓渦紋間，又刻劃三角形或近似長方形的其他花紋。身緣鑲以三角形鱗片，亦排列成串，（圖版壹：4）。最寫實的軀幹，是飾有串連的菱形紋蛇形身；菱形間，以與尖相對的三角形填空；背上另有稜脊，用長方片狀體排成，各片均有T形鏤空的花紋；腹下附有鱗片，圖版貳：4）。軀幹的形態可分三型。

1. 簡單的蛇身形：形態作波浪式起伏，（圖版壹：3, 4）。

2. S形軀幹：仍保蛇身形，頭、身、尾全部作S形的轉折，（圖版壹：8）。

3. 一峰身：身在頭後高起，尾下垂而向上圓卷，（圖版貳：1）。

第三、第四兩類龍紋的身形，圖案構造單純；身的外緣有鈎狀飾，身內有  形填飾或  形填飾。有的身上有  形填飾之外，還有隨身紋曲轉的平行線二條，（插圖四：2）。形態可分二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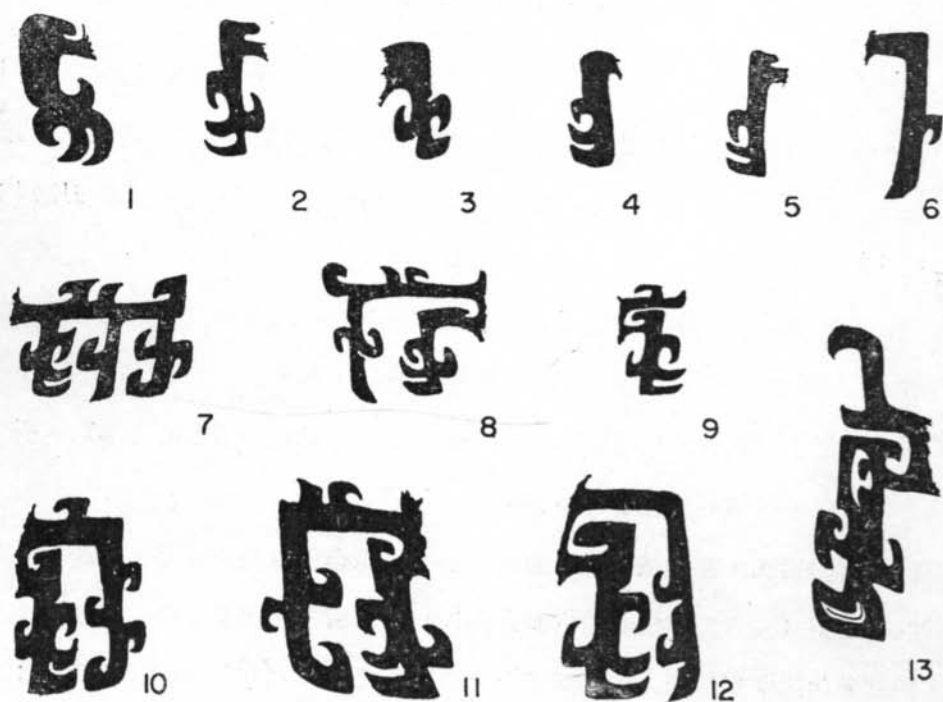
4. 直身：身平直，從頭後伸出與角成平行方向，但又有上卷尾，下卷尾、平尾之分。(a) 上卷尾：尾向上折卷，共四折或五折；尾端微尖，卷與身將合，（插圖四：1）。(b) 下卷尾：尾向下而向內折卷，（圖版肆：2a）。(c) 平尾：尾不作上下卷，但尾端微尖而向上。
5. 折身：身從頭後的一小段向下折轉又折向後伸出，其後為一上卷尾，（插圖四：2）。

第四類翼龍紋也有少數是素身無填飾。第五類簡化龍紋的身紋多是素白無紋的。

十一、翅紋：翼龍紋的翅是象徵性的，祇以少數的羽毛狀翎管來表示。翎管長如刀形、翎端一邊平直，一邊圓轉成一雙尖狀；翎身有鈎狀紋數量不等。翎管的長短要看身上下的空位而定，但也有比身還長，而隨尾端折卷的，（圖版叁：4）。每一翅可由一至三翎管構成，具有四翎管以上者未見。二個或三個翎管構成的翅，翎管的根部是由一橫的翅身與之相連，（圖版叁：7,8；插圖四：1）。

十二、爪紋：爪為龍足；爪上腿脛極短，多半的爪並不帶腿部。爪紋多由虎爪或鳥爪摹仿或演變而來。正面文的爪，位在頭、身之間的兩旁；爪端向前，掌向外，（圖版壹：1,2）。側面視景的爪紋，位在眼下；尖亦向前，掌向下。爪紋的刻劃多半強調其銳利的尖端；爪指可分四型。

1. 五指爪：掌面三指，前二指尖向後，後一指尖向前；掌背一指作後勾狀，脛與腿彎轉處的後方有一距，（插圖七：1,2）。
2. 四指爪：無腿與脛彎轉處的距，其餘與五指爪同，（圖版壹：4）；或無掌背的一指，（插圖七：5）。
3. 三指爪：掌面二指，一指尖向後，一指尖向前，掌背一指向後勾，（插圖七：3）；或三指皆在掌面，二指尖向後，一指尖向前，（插圖七：4）。
4. 變相撇尖爪：脛掌不分，直撇向前，爪端作刀尖狀，全爪之中間有一前勾的爪指，（插圖七：6）。



插圖七：爪及爪後飾

1. R7636 2. R7618 3. R7638 4. R7641 5. R7639 6. R7641
 7. R5001 8. 梅原末治殷墟殷墓の骨牙容器：骨觚，文載本所集刊外編第四
 種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 9. R7606 10. R7588
 11. R7589 12. R7649 13. R7627 (以上均為骨柄與骨觚花紋)

爪紋內也有一特例，將爪變成了一隻小龍，(插圖五：4；圖版參：8)。簡化的龍紋亦多將爪簡化了，或成一鉤狀，或於爪位祇突出一點。

爪的後方也有加一爪後飾的。爪後飾當是將腿後的距或茸毛強調和擴張了，所以其形狀多作羽毛狀，(插圖七：7-13)；但也有演變成一隻小龍的，(圖版叁：1, 7, 8；插圖四：1, 2)。

己、龍紋的構成

龍紋圖案，最主要的應該是頭與身這二部份；頭部表現出了龍的形象和顏面上莊嚴、威武、兇猛的表情，身軀可顯出了它的姿態。濟之先生說：「銅器花紋中的龍，着重點應該在它的長條軀幹上。但它的頭部所佔的面積，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比例；龍的軀幹有時可以縮小到成為頭部的一個附屬品。不過，一般表現龍形姿態的方法，仍完全寄託在它的軀幹上。龍可以有足，也可以無足；無足的龍常帶有尖的短肢（高本漢作 tufts），或其他附體」（註三十三）。骨器上的龍紋與青銅器上的龍紋情形是一致的。不過，骨器上的龍紋多是整個器物的主體文飾（尤其是骨柶上的情形），所以更要強調它的姿態，身軀的變化就更多了。

整個龍形的構成，當然是由上述的這些器官所組合而成的。但是，如果以上述的十二種四十三型（未分型的幾種器官還未列入）的器官，都能獨立成一單位自由拼合的話，則其變化的情形是驚人的。事實上，沒有一個龍紋具有所有的這些器官；各種器官的組合也有其個別連繫的關係。爲了探求這種關係，僅將第1001號大墓河南安陽遺寶中國古代骨文化這三書裡，完整的或保存較佳的骨柶標本上的龍紋，按類（第五類簡化龍紋除外）分別列於下面的四個表內：

註三十三：Karlgrén, B: Notes on the Grammar of Early Bronze Décor. BMFEA. No. 23, 1951, Stockholm.

表一：第一類虺龍紋構成表

標本號	器官類型	器官																備註
		鼻	唇	齒	眼	眉	角	耳	身	爪								
		尖小 下卷 鼻	上勾 下唇 鼻	三角 犬齒 齒	單犬 犬齒 齒	雙犬 犬齒 齒	臣形 眼	方 眼	帶 眉	彎 尾	鈍 角	彎 角	葉 形	E 形	簡單 的蛇 形身	S 形蛇 身	一 峯身	四 指
R 7582 正②				蟲形觸鬚		√			√	√		√		√				圖版壹：8
R 7605 正			√	√		√			√	√			√	√				圖版壹：5
R 7647 正①		√		√	√		√								√		?	圖版壹：7
R 7648 正①-③		√		√	√		√			√					√			圖版壹：6
遺寶圖版八三：1 背			√	√			√		√		√			√			√	
遺寶圖版九七：1-4 正					蟲形觸鬚		√									√	√	
BCAC, NB. 6253A					蟲形觸鬚		√									√	√	圖版壹：1
BCAC, NB. 6251A					蟲形觸鬚		√									√	√	圖版壹：2

表二：第二類夔龍紋構成表

標本號	器官類型	器官														備註				
		鼻		唇		齒		眼		眉		角		身			爪			
		小上卷鼻	平下鼻	下唇	上唇	大犬齒	雙犬齒	臣形眼	方形眼	帶鈎眉	彎尾	鈎尾角	鈎角	三角角	一般蛇身		S形蛇身	一峯身	五指爪	四指爪
R 7633 正		√		√			√	√		√		√					?			圖版貳：4
R 7638 正①②		√		√			√	√		√		√				√			√	圖版貳：1
R 7671 正		√		√			√	√		√		√			?					
R 7674 正		√			√		√		√		√		√						?	
遺寶圖版八八：4 背			√		√		√		√		√		√					√		圖版貳：2
BCAC, NB 6255A		√			√	√	√		√		√		√						√	圖版貳：3
BCAC, NB 6255B		√			√				√		√		√	√						

表三：第三類豎龍紋構成表

器 官 構 成 標 本 號	器 官 類 型	器 官																										備 註	
		額 前 飾	鼻				唇				齒	鬚	眼	眉	角				耳	身	爪								
			小 下 卷 鼻	小 上 卷 鼻	大 下 卷 鼻	大 上 卷 鼻	平 鼻	上 勾 下 唇	下 勾 下 唇	下 彎 下 唇	尖 犬 齒	雙 犬 齒	單 犬 齒	複 形 犬 齒	帶 鉤 角	鈍 角	鈎 角	S 角	彎 柄 角	水 牛 角	C 形 角	直 身 上 卷 尾	折 身 上 卷 尾	五 指 爪	四 指 爪	三 指 爪	變 相 尖 爪		爪 後 飾
R7592 正		√					√						√	√	√		√			√		√							圖版叁:2
R7601 背①						√	√							√	√	√				√				?					
R7601 背②					√		√							√	√	√				√				√					
R7618 正						?		√		√				√	√				√	?		√							
R7618 背						√	√			√				√	√	√				?		√							
R7619 背②		√					√							√	√		√			√			√						圖版叁:3
R7627 背	√	√				√				√				√	√		√				√	√					√		
R7632 正		√						√			√			√	√	√				√		√							
R7632 背			√				√					√		√	√		√			√		√		√					
R7633 背②			√			√								√	√			√			√	√							
R7637 正		√						√			√			√	√	√				√		√	√				√		圖版叁:1
R7641 正左						√	√			√				√	√	√				√									圖版貳:5
R7641 正右						√		√		√				√	√	√				√				√					
R7644 正	√	√						√			√			√	√	√						√	√				√		
R7651 背			√					√				√		√	√		√			√		√		√					圖版貳:6
R7657 背②						√	√							√	√	√				√					√				
遺寶圖版八六:2 背						√	√				√			√	√	√				√					√				圖版貳:7
遺寶圖版八八:4 正①			√					√				√		√	√	√				√			?						
BCAC, NB3069B						√				√				√	√	√				√									

表四：第四類翼龍紋構成表

器 官 類 型 標 本 號	額 前 飾	鼻				唇			齒		鬚	眼	眉	角	耳	身	翅	爪				備 註
		小	大	下	平	上	下	尖	大	雙								五	四	雙	小	
		上	下	垂	鼻	勾	勾	犬	犬	犬	眼	眼	眉	角	角	耳	直	單	多	指	相	龍
		卷	卷	鼻	鼻	下	下	唇	唇	唇	齒	齒	形	鈎	鈎	鈎	身	翎	翎	指	指	代
		鼻	鼻	鼻	鼻	唇	唇	唇	唇	唇	齒	齒	眼	眉	角	角	耳	尾	翅	爪	爪	飾
R7584 正①			√					√			√	√	√		√		√	√	√			圖版肆:3
R7584 正②		√				√						√	√	√		√	√	√				
R7584 背①			√			√				√	√	√		√		√	√	√				
R7587 正			√			√				√	√	√			√	√		√	?			√
R7588 正			√			√				√	√	√			√	√		√	√			√
R7588 背		√				√			√		√	√		√		√		√	√			√
R7589 正			√			√				√	√	√			√	√	√	√				√
R7589 背		√				√			√		√	√		√		√	√	√	√			
R7590 正			√			√				√	√	√		√	√	√		√	√			√
R7590 背			√			√				√	√	√			√	√	√		√			圖版叁:5
R7591 背②				√		√						√	√	√		√	√					√
R7598 正			√			√					√	√			√	√	√	√				√
R7598 背			√					√			√	√		√		√	√		√			
R7600 正			√			√					√	√			√		√	√	√			
R7601 正			√			√					√	√			√		√	√		√		圖版肆:1
R7602 正			√			√					√	√			√		√	√	√			
R7616 正	√					√	√			√		√	√		√	√	√	√	?			?
R7629 正						√	√			√		√	√		√		√	√	√			√
R7628 背						√	√			√		√	√		√		√	√	√			
R7637 背		√				√				√		√	√		√		√	√	√			圖版叁:6

R7641 背				√	√			√		√	√	√	√	√	√	√	圖版參:9
R7643 正	√				?			√	√	√	√			√	√	√	
R7644 背		√			√			√	√	√			√	√	√	√	圖版參:4
R7667 背				√	√					√	√	√		√	√	√	圖版肆:5
遺寶圖版八二 :1背	√			√			√		√	√	√	√	√	√	√	√	
遺寶圖版八四 :1正	√	√			√			√	√	√			√		√	√	圖版肆:2
遺寶圖版八四 :1背	√			√			√		√	√	√	√	√	√	√	√	
遺寶圖版八五 :1正				√	√			√		√			√	√	√	√	
遺寶圖版八五 :1背				√	√			√		√	√	√	√	√	√	√	
遺寶圖版八五 :2正		√			√			√	√	√			√	√	√	√	√
遺寶圖版八五 :2背				√	√			√		√	√	√	√	√	√	√	
遺寶圖版八六 :1正		√			√			√	√	√			√	√	√	√	圖版參:7
遺寶圖版八六 :1背	√			√			√		√	√	√	√	√	√	√	√	
遺寶圖版八六 :2正		√			√			√		√	√	√	√	√	√	√	圖版參:8
遺寶圖版八七 :4				√	√			√		√	√	√	√	√	√	√	
遺寶圖版九〇 :7		√			√			√	√	√			√	√	√	√	
BCAC NB 6261A				√	√			√		√	√	√	√	√	√	√	
BCAC NB 6262A		√			√			√	√	√			√	√	√	√	√
BCAC NB 6262B				√	√			√		√	√	√	√	√	√	?	
BCAC NB 6263A		√			√			√	√	√			√	√	√	√	√
BCAC NB 6291B		√			√			√	√	√			√	√	√	√	

表內說明：1. 凡標本號為 R××××者是本所考古組的標本登記號，四表內所列者均出土於 HPKM 1001 墓。

2. 標本號為「遺寶圖版……」者，為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一書內之標本。

3. BCAC 即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NB××××為 White 氏的標本編號。

4. 標本號後的「正」或「背」字，為該標本的正面或背面之意；其後的①或②字表示該面首端數起的第一或第二個龍紋。

從上面的四個表，我們可以大致地看出這四類龍紋的構成情形。有的某型器官普遍地應用在各類的龍紋中，但也有許多類型的器官只應用於某類的龍紋。各種器官的配置，也不是可以獨立自由配合的。現在將這四個表內所見的幾種通例敘述如下：

一、鼻、唇、齒的關係：在所列的四個表七十五個龍紋中，配雙犬齒的有十一個。這十一個雙犬齒，二個見於第一類虺龍紋中，與幾何形化的尖鼻、三角下唇相配合；七個與小上卷鼻、下彎下唇相配；其餘的二個是與平鼻、下彎下唇相配。由此可以知道，鼻與下唇所形成的不同口形與齒紋有着很密切的關係。平鼻或小上卷鼻配個下彎的下唇就形成了大張口，這時就需要雙犬齒來表示出它上下兩排兇猛的牙，（插圖四：2）；尖鼻配三角下唇的情形也是這樣的。再者，七十五個龍紋中有單犬齒的一個，有大犬齒的二十二個。這一個有單犬齒的是與小下卷鼻、上勾下唇配合；二十二個大犬齒中，有七個與小上卷鼻、上勾下唇配合；二個與小下卷鼻、上勾下唇配合；其餘的十三個都是與平鼻、上勾下唇配合。平鼻、小上卷鼻、小下卷鼻配個上勾的下唇則形成了微張的口，就只能露出上排的齒了，所以只能用單犬齒（圖版壹：5）。要是下唇向內勾的更厲害，則那顆犬齒露的更多就成大犬齒了（圖版貳：3，5左，7）。如果鼻紋是大上卷鼻、大下卷鼻、下垂鼻，這些鼻都粗長擋於口前，就沒有牙齒可露，所以就不用齒紋了。

二、鬚紋與鼻、唇的配合：第一、二兩類龍紋無鬚紋的配置。表三與表四內共有單鬚十四例，雙條的複鬚一例；這些有鬚紋的龍紋都是配着小下卷鼻、下勾下唇形成的口。因為鬚是從下頷折轉伸出於口前，象徵着這獸類顏面上的鬍鬚，於是只能與小下卷鼻、下勾下唇形成不露齒紋的口相配合；意象上有鬍鬚的口是不會露出牙齒的。再者，所有變形的大鼻紋（大上卷鼻、大下卷鼻、下垂鼻），長大的鼻紋卷於口前，也難於安排下鬚紋。

三、眼與眉的連用：臣形眼與方眼的上方多有眉紋。配合臣形眼的眉，一定是帶鉤眉；配合方眼的眉，一定是眉尾下彎的眉，或沒有眉。在上面四個表內的六十五個臣形眼與八個方眼的例子裡未見有例外。幾何形的稜形眼沒有眉。

四、翅與身尾的配置：第四類翼龍紋，翅的配置情形，值得探討。一般受鳥類翅與身的位置觀念影響，認為翅應在身之上方，而殷代龍紋的翅都在身的下方。翅在身

之下方的情形有二種解釋：①翅與身紋位置的適應。表示翼龍姿態的身尾，多是直身上卷尾（表四內四十一例中佔三十九例）；於是身的上方，前段是頭後的角紋，角的後方是上卷的尾紋，已無空間可以插下一翅。即使尾不作上卷，角紋之後，身的中腰伸出一翅，不但可能破壞了整個文飾的美觀與文飾結構的緊湊，而且也不合乎翅從肩出的位置觀念。②翅在身之下方並非表示翅長於身之下。我們先以殷代的鳥形文飾作一比較；在殷代青銅器與骨器上常見到的鳥紋，它的翅都大過身，每遮住了下腹，或整個身為翅所遮住，也非在身之上方。龍的身軀是細長條的，它的翅本來就是象徵性的，不能像寫實的鳥翅在身上，所以與身分開顯於身之下方了。高本漢氏在中國銅器的新研究一文中也有翼龍（Winged Dragon）一類的文飾敘述，所舉出的六例（註三十四），都是在身下有一單翎管的翅；高本漢也受翅在身上的觀念影響，將上卷尾的長條龍身指為翅，將翅指為身了，如果他看到了骨器上這些多翎管的翅，必會改變這觀念的（圖版叁：7，8）。表四中直身下卷尾的二例都是翅變短小，插於爪與卷尾之間；但在額上伸於角後就有一額前飾與之平衡（圖版肆：2a）。

五、翅與爪後飾的適應：翅是單翎管的翼龍紋，翅正好填在爪的後方，身下面的空間，所以不用爪後飾。如果翅是二翎管或三翎管，則翅的面積大了，爪的下方就空出了一塊；有的在空的位置上加一簡化龍紋作為填飾，此簡化龍紋與本龍無連繫（圖版肆：2a，2b）；有的就從爪後伸出各種羽毛狀的爪後飾（插圖七：7-13），或是從爪後伸出一隻小龍以適應之（插圖四：1，2）。羽毛狀的爪後飾，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適應填補那空位，但也是誇張的表示出腿的茸毛。小龍形的爪後飾，是否意象着携子而行，或携子而登天的意義，就不可而知了。至於表四中所示的幾個例外，如有五個單翎管的翅還帶爪後飾，有五個多翎管翅不帶爪後飾；這些，或是因身紋粗大，再加上一翅，即使它祇是單翎管也促使爪下成空；或因身與翅的翎管都很細，就是二、三個翎管的翅也未使爪下留有空間，所以都沒有離開了爪後飾，為適應填飾爪下空間的原則。

六、折身與爪後飾：粗大的身軀，往下折轉的結果，也使爪的下方顯出了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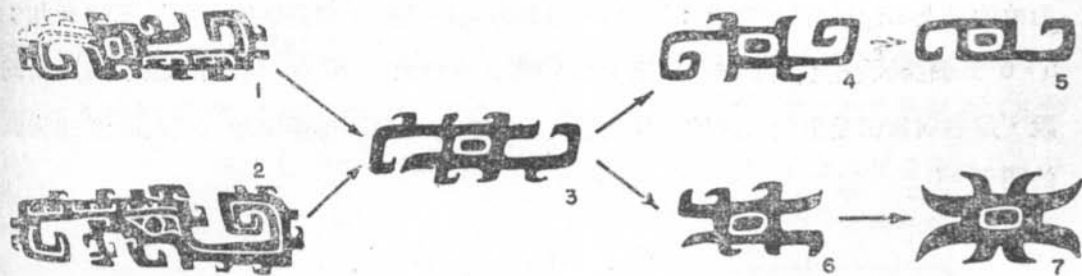
註三十四：Karlgrén, B: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 BMFEA, No. 9, 1937, Stockholm.

加個爪後飾去適應也是必要的（挿圖四：2）。

七、蛇身的應用：蛇形身祇用於第一、二兩類龍紋。蛇形身上帶稜脊的，祇有在第二類夔龍紋的身上才能見到，因為側視的時候才能見到稜脊，這是很合乎意象的。

以上所舉的七點，是常見的一般通例；此外，還有變化多的鼻紋和唇紋的各種配用，因各種例子的不普遍，所以不加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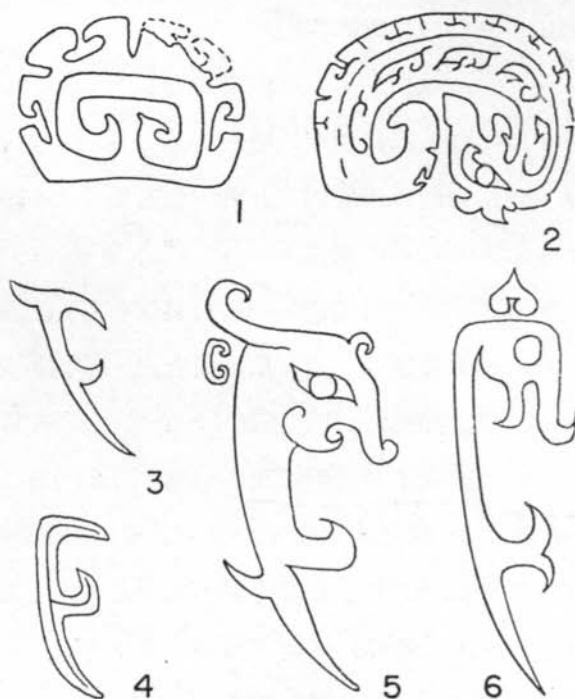
第五類簡化龍紋的構成是須要另述的。一些仍然保有着龍的形象的簡化龍紋，祇有鼻、唇、眼、角、身幾種主要器官，齒、爪偶而有之，其他的都被簡化；身紋上已沒有了填飾，更不會有如蛇身的文飾（圖版肆：8-16）。極圖案化的簡化龍紋（挿圖八：3-7），就很難看出它是龍紋了。這組圖案的演變，原來可能是從一種大下卷鼻和直身上卷尾的龍（挿圖八：1）或是大上卷鼻和直身下卷尾的龍（挿圖八：2）變來的；挿圖八：3 一例的花紋類似龍紋，其中間是方眼，左上方的大下卷鼻（或直身下卷尾）與右下方上卷尾的龍身（或大上卷鼻）成倚角對稱，左下方的下唇（或爪）與右上方的角紋（都已經變成同樣的形狀）也作倚角對稱，上下還保有若干鈎狀飾。這種圖案向二個方向演變：①再簡化去下唇與角紋，成如挿圖八：4 的例，後來再簡化去鈎狀飾，就成挿圖八：5 的例了。②是縮短了鼻紋與身紋，使成鈎狀，如挿圖八：6 的例；再變鼻紋與身紋使與角紋唇紋的形狀相同，作四面對稱，鈎狀飾也變成了尖刃形，全紋如一朵花，如挿圖八：7 的例。這一組文飾，最常見於骨柙中腰的一段，也常見於銅器和骨觚的文飾上作填飾。



挿圖八：簡龍紋的演變之一例

1. R7634 骨柙背面花紋。2. R7633 骨柙背面花紋。3-7. 常見於骨柙中腰的花紋。

此外，在骨器上有幾種常見的填飾似乎都與龍紋有些關係，也附帶一說。第1001



插圖九：二種填飾與龍紋的比較。

號大墓出土的一件骨佩件，器物作一扇形，圓的周邊上為倒 T 形與縱線相間而成的稜脊一圈，中間為一倒 C 形的雲雷紋一個（插圖九：1）；在第 1001 號大墓出土的大理石桌形立雕的膝蓋部位刻有龍紋，全紋也作倒 C 形的彎曲，龍背有稜脊一條（插圖九：2）；如將二紋互相比較，此骨佩件的雲雷紋顯然是龍形的線條化。因此，我們可以來個推想，S 形的雲雷紋與 S 形蛇身龍紋形態也很相像。還有，就是第三、四兩類龍紋的身上 S 形填飾（插圖九：3，4），這是常見的填飾，用處很廣，如果與插圖九：5，6 二個龍紋（註三十五）作個對比，其形態也很相像。所以，我們雖然不能武斷的說，這些填飾都是由龍（或蛇）簡化蛻變而來的，但也不得不承認它們之間形態相似的關係。

庚、結 語

龍紋本來應該是描摹某種自然界動物的形象；然而由以上的幾點分析，可知它祇

註三十五：Karlgren, B.: Notes on the Grammar of Early Bronze Décor. 第 232 與第 28 號二圖案。
BMFEA. No. 23, 1951, Stockholm.

是多因素形成的一種圖案。殷代人（或始於更早的先殷人）的意象觀念是它的主要成因；在花紋上又經過了理智的簡化、配置與修飾等種種手法形成了現在我們所見的殷代龍紋。

從文獻記載中，我們在前面談過，有許多蛇龍混稱的情形。再以骨器上之第一、二兩類龍紋，其蛇形身應用的現象看來，可證明我國相傳的龍，其蛻變的來源，來自於蛇類的可能性比諸來自鱷魚或蜥蜴類的四足爬行動物（註三十六）的可能性為大。而第一類龍紋有蛇紋加雙足而成者（圖版壹：1，2），應是龍紋中較為原始的型態。此型龍紋，所見的七例（註三十七），均不見於本所侯家莊的出土物中，此為甚可注意的一點。侯家莊出土物中所見的蟲面蛇身加雙角的一例（圖版壹：8）已經與蛇紋有了一段距離。同地出土的帶有尖唇稜形眼的龍紋（圖版壹：6，7）二例，更是已臻高度圖案化的階段。因而可知，代表侯家莊時代的龍紋已是一個非常成熟的階段。我曾經企圖由分類上或是同類花紋的形態之比較上，這兩方面可觀察的現象來探求這種龍形花紋的發展情形。然而，我很難看出有任何顯明的花紋演化的程序。除了本所安陽出土的器物之外，其他各書所錄的器物，其出土情形都不見記錄；就是本所在侯家莊的出土物絕大多數也是出土於第1001號大墓及其他大墓的翻葬坑中。若想比較這組材料在地層中的相互關係也是困難的。因此，這個嘗試，就目前已有的材料來說是不夠的，我們還有待其他的發展與研究。

此外，由骨器上所見的龍紋與銅器或其他質料的器物之龍紋作一比較，可發現其一致性與差異性。

- ① 一致性：第一類龍紋，如圖版壹：5 的例，形態相似的龍紋可在銅器上見到；大英博物館藏的一件青銅盤形器就是一例（註三十八）。第二類夔龍紋也見於石器雕刻、刻紋白陶、木器等質料不同的器物上。至於第五類簡化龍紋更是常見於各類器物上作填飾。這是同時代、同地區、在相同的文化內涵中，表現在裝飾藝術的

註三十六：第1001號大墓曾出土一件四足爬蟲形石雕(R 7986)，與所見的龍形圖案分別甚大。參見第1001號大墓 P. 91。

註三十七：七例有：河南安陽遺寶，圖版九七：1-4 四件骨柙的正面文飾，及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NB 6251A, NB 4217A, NB 6253A 三例。

註三十八：William Watson: *Ancient Chinese Bronze*, Pl. 26.

相同風格之一例。

- ② 差異性：本文所列第三、四兩類龍紋的各型均出於骨柶這種器物上，却很少在他種器物上作為主體文飾。由這點可推知器物的質料與形狀，以及裝飾面積的大小都是決定文飾的重要因素。蓋因骨柶這種器物都呈長條形狀，其主體花紋是在首端的一段，器身狹小者就適於裝飾長條蛇身的龍紋，器身較寬者就適於裝飾豎立形態的第三、四兩類龍紋。這是此點說明的最好明證。

附記：本文的寫作承曉梅師的鼓勵和指導，初稿寫成於五十二年夏天，後因有赴美之行，故而擱下多時。近日略加整理，先後經濟之師璋如師曉梅師槃庵師的審閱並改正多處，謹此志謝。

仲玉 民國五十九年三月一日於南港舊莊

圖 版

圖版壹說明

1. 第一類虺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NB 6253 A 首端文飾 (W. C. White: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P. 105; Pl. XXI)。
2. 第一類虺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NB 6251A 首端第 1 個文飾 (W. C. White: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P. 96; Pl. XV)。
3. 人面蛇身（或龍身？）神像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NB 4218A (W. C. White: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P. 102; Pl. XVIII)。
4. 人面蛇身（或龍身？）神像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NB 6310A 首端文飾 (W.C. White: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P. 152; Pl. LIX)。
5. 第一類虺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1001 出土，R7605 (第1001號大墓表八十內第24號標本的正面首段文飾，圖版貳壹零：6)。
6. 第一類虺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1001 出土，R7648 (第1001號大墓表八十內第67條標本的正面首段文飾，圖版貳壹陸：7)。
7. 第一類虺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1001 出土，R7647 (第1001號大墓表八十內第66號標本的正面首段第 2 個龍紋，圖版貳壹陸：6)。
8. 第一類虺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1001 出土，R7582 (第1001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1 號標本的正面首段第 2 個龍紋，圖版貳零捌：1)。

圖 版 壹



圖版貳說明

1. 第二類夔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38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57 號標本的正面首段文飾，圖版貳壹伍：2)。
2. 第二類夔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河南安陽殷虛出土，日本山中商會紐約支店藏品 (河南安陽遺寶 P. 71；圖版八八：4)。
3. 第二類夔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NB6255 (W.C. White: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Pl. XXIV)。
4. 第二類夔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33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52 號標本的正面首段文飾，圖版貳壹肆：1)。
5. 第三類豎龍紋二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41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60 號標本的正面首段文飾，圖版貳壹伍：5)。
6. 第三類豎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51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70 號標本的背面首段文飾，圖版貳壹柒：3)。
7. 第三類豎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河南安陽殷虛出土，日本山中商會紐約支店藏品 (河南安陽遺寶圖版八六：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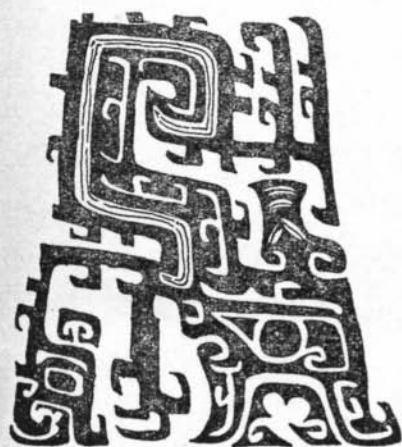
圖版貳



圖版叁說明

1. 第三類豎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37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56 號標本的正面首段文飾，圖版貳壹伍：1)。
2. 第三類豎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592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11 號標本的正面首段第 1 個龍紋，圖版貳零玖：3)。
3. 第三類豎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19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38 號標本的背面首段第 3 個龍紋，圖版貳壹貳：1)。
4.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44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63 號標本的背面首段文飾，圖版貳壹陸：3)。
5.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590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9 號標本的背面首段文飾，圖版貳零玖：1)。
6.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37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56 號標本的背面首段文飾，圖版貳壹伍：1)。
7.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河南安陽殷虛出土，日本山中商會紐約支店藏品 (河南安陽遺寶圖版八六：1 正)。
8.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河南安陽殷虛出土，日本山中商會紐約支店藏品 (河南安陽遺寶圖版八六：2 正面首段文飾)。
9.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41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60 號標本的背面首段文飾，圖版貳壹伍：5)。

圖 版 叁



1



2



3



4



5



6



7



8



9

圖版肆說明

1.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01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20 號標本的正面首段第 1 個龍紋，圖版貳壹零：2)。
- 2a.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河南安陽殷虛出土，日本山中商會紐約支店藏品 (河南安陽遺寶，P. 71；圖版八四：1 正)。
- 2b. 簡化龍紋一例，2a 爪後，翼下之填飾。
3.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584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3 號標本的正面首段第 1 個龍紋，圖版貳零捌：3)。
4.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06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25 號標本的背面首段第 1 個龍紋，圖版貳壹零：7)。
5.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67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87 號標本的背面首段最末 1 個龍紋，圖版貳壹玖：8)。
6. 第三類豎龍紋簡化身紋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39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58 號標本的背面首段最末 1 個龍紋，圖版貳壹伍：3)。
7. 第二類夔龍紋簡化爪紋之一例，NB6255B (BCAC. Pl. XXIV)。
8. 第五類簡化龍紋一例，NB6271A (BCAC. Pl. XXXVIII)。
9. 第四類翼龍紋一例，同圖版肆：3，正面首段第 2 個龍紋。
10. 第五類簡化龍紋一例，骨觚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田野登記號 3:2203 (第 1001 號大墓正文 269 頁，圖版貳零貳：7；貳零陸：2)。
11. 第五類簡化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582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1 號標本的背面首段第 2 個龍紋，圖版貳零捌：1)。
12. 第五類簡化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46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65 號標本的正面首段填飾，圖版貳壹陸：5)。
13. 第五類簡化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593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11 號標本的正面首段填飾，圖版貳零玖：3)。
14. 第五類簡化龍紋一例，罍形骨器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4581 (第 1001 號大墓，正文 253 頁，圖版壹玖壹：3；壹玖參：1)。
15. 第五類簡化龍紋一例，骨柶上的花紋，HPKM 1001 出土，R7636 (第 1001 號大墓表八十內第 55 號標本的正面首段填飾，圖版貳壹肆：4)。
16. 第五類簡化龍紋一例，骨佩件上的花紋，NB. 4256 (BCAC. P.78; Pl. LXX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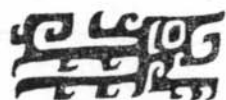
圖版肆



1



3



5



6



4



2b

2a



7



8



9



14



11



12



13



10



15



16

參考書目

王 充（漢）

論衡，涵芬樓影明通津草堂刊本。

王 洙（宋）

1927 嘯堂集古錄，蘇州振新書社經印。民國十六年重刊宋版。

孔穎達疏

1955 周易正義，載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臺灣臺北。

左丘明傳

1955 春秋左氏傳，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臺灣臺北。

李 冗（唐）

獨異志，稗海全書。

李 濟

1956 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殷虛器物：陶器上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南港。

1959 筭形八類及其文飾之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冊，臺灣南港。

1963 殷商時代裝飾藝術研究之一：比較觚形器的花紋所引起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胡故院長適之先生紀念論文集下冊，臺灣南港。

金祥恆

1961 釋龍，載中國文字第三期，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古文字學研究室。

段玉裁注釋

1969 說文解字注，宏業書局依經韻樓刊本影印，臺灣臺北。

容 庚編

1939 金文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一。

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尋輯補

1962 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二本，第1001號大墓兩冊。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南港。

1965 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三本，第1002號大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南港。

1967 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四本，第1003號大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南港。

1968 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侯家莊」，第六本，第1217號大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南港。

凌純聲

1961 匕鬯與醴醑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12期，臺灣南港。

梅原末治

1940 河南安陽遺寶，小林寫真製版印刷所，日本京都。

黃 濬

1935 鄭中片羽初集，北平尊古齋。

1937 鄭中片羽二集，北平尊古齋。

郭 璞傳，郝懿行箋疏

山海經箋疏，中華書局據郝氏遺書本校刊，上海。

章鴻釗

1919 三靈解，北平。

楊鍾健

龍，文史雜誌第五卷第三、四期。

管 仲

1968 管子，中華書局據明吳郡趙氏本校刊，臺灣臺北。

趙鐵寒

1960 夏民族的圖騰演變，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臺灣南港。

鄭 玄注，孔穎達疏

1955 儀禮，十三經注疏，藝文印書館，臺灣臺北。

戴 德

大戴禮記，漢魏叢書第十三、十四兩冊。

韓 非

1968 韓非子，中華書局據吳氏影宋乾道本校刊，臺灣臺北。

羅振玉

1927 殷虛古器物圖錄，貽安堂印本。

羅 願

爾雅翼，學津討原第四集，上海涵芬樓景印本。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Ltd.

1962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Gurney, Oliver Robert

1954 The Hittites, London

Hodous, L.

1927 The Dragon,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LVIII, London.

Karlgren, B.

1937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 BMFEA, No. 9, Stockholm.

1951 Notes on the Grammar of Early Bronze Décor BMFEA, No. 23, Stockholm.

Muller, W. M.

1918 Egyptian, Mythology of All Races' Vol. XII, Boston.

Siren, Osval

1929 Histoire des arts anciens de la Chine, Paris.

Smith, Grafton Elliot

1919 The Evolution of the Dragon, London.

Spinden, H. J.

1957 Maya Art and Civilization. Colorado.

Watson, William

1962 Ancient Chinese Bronze, London.

White, William Charles

1945 Bon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Toronto, Canada.

Wissler, Clark

1929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thropology. H. Holt and Company.